

传道书 2:10-11

所罗门哀叹他享乐的追求和成就并没有引致持久性的满足感。

为了探索享乐的范畴，所罗门并没有对自己有任何禁止。他允许自己的眼睛去探索所渴求的和内心所喜悦的一切。

劳碌一词是 **amal**，通常被译为劳苦，意思是“努力的挣扎”（参传道书 1:3-7 的解释；建筑/发展是很大的工程）。所罗门发现他的心为他一切所劳碌的努力而快乐，这份快乐是所得的分（=回报），是他劳苦的产物。

所罗门所“劳碌”的事情带给他喜乐，这本身是一份回报。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并不一定容易，但是完成后，结果是很大的满足。

反思他劳碌的喜乐后，所罗门将焦点转去从真正益处的背景下来评估他的劳碌。他察看他的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他劳碌所成的功。被译为察看的词最基本的意思是“转向”—因此，他将“他的注意力”从一个角度“转移”到另一个角度。

所罗门已经“转去”评估他的一切事/成功—他劳碌的成果。他察看/思考了他所经营一切事。“经营的事”将焦点连于在传道书 1:3 开头引言中的整体顾虑，那就是寻求和探索天下或日光之下的一切。在传道书 1:13-14 “所做”和“事”与传道书 2:11 中的“所经营”和“事”是同一个字根。

所罗门想要知道他所经营的事是否有持久的益处。它们会带来什么不同呢？现在他好像从评估所经营的事带给他的感觉（他喜悦它们），转移到所经营的事在更大的领域所带来的不同是什么。他总结道，它们没有什么意义，都是虚空 (**hebel**)，如同抓蒸气一般。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现在，所罗门在事情如何产生内心感受和事情如何在永恒世界里产生不同之间进行了区分，要看它是否有永恒的价值或益处。

益处一词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使用了数次，都是非常正面的用法（第一次是在 2:13）。所罗门在这段经文中可以说是，“我看到了个人益处，但不是永恒益处”。“益处”的双面用法只是所罗门从两个角度评估自己人生的诸多迹象之一。从他已经完成的事（他自己所经营的事）和他所积攒的资产角度而言，他总结道：他的人生得到了充实，他享受在其中。这些努力给予他一份回报。然而，从这些事来看生命中所有事情的基本原理的角度而言，他遇到了挑战和沮丧。

这两个结论都是有效的，都是从所罗门超自然所赋予的智慧的角度出发。

所罗门总结说，他的劳碌并没有在日光之下创造任何益处。把传道书其它地方的经文都算在内，所罗门的推理好像是：做成一些难事是有所回报的，但我们若再度想要获取那份回报和奖赏的话，就必须开始一些其它难事。我们就又回到了仓鼠跑轮，一个无止尽的循环，都是虚空 (hebel)。

所罗门想要知道，他的劳碌是否会带来永恒性的不同，很快他就会告诉我们，他意识到人类所有的劳碌最终都会衰败和灭亡。智慧人和愚昧人具有同样的命运，如果他们被纪念的话，也不过是一个流逝的记忆。所罗门在某个时刻是拥有喜乐的，但是反思一看，这个时刻是会过去的，记忆是会淡化的，只会被其它的时刻所替代。所以，它有什么不同 (益处) 呢？

再一次，他发现这一切都是虚空（参看传道书 1:2 的解释），都是捕风。虽然他所经历的喜乐是真实的喜乐，但它只是暂时的，是不足的，并未给了解人生意义的紧迫感作以回答。

在第 1 章中，他以宣告凡事都是“蒸气般的”或虚空作为开场。一章的结尾，他添加了一个额外的宣告——一切事都是捕风。所罗门应用了一个希伯来文的手法：重复代表强调。他现在又添加了另一个比喻，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进一步强调了他的主题信息。希伯来文表达“伟大”的方式是说“好、好、好”，三个同义陈述——看哪，凡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是所罗门目前最强烈的指控。他表达了最大程度的徒劳。

所罗门在承认他从劳碌中得到快乐和回报之后，立刻宣告了这一挽歌控告。他发现了劳碌中的快乐，可是它非但不能将他的劳碌从虚空中拯救出来，甚至会加重虚空感。

在这些经文中，既有一点盼望的因素，也有一点冲击。所罗门之后会总结道，有些喜乐比没有喜乐强。但是在此刻，他依然在尝试着通过他的享乐经验来明白一切，也正在趋向失败。

传道书 2:10-11 凡我眼所见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从劳碌中所得的分。¹¹ 后来，我察看我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